# 强劲的周氏女

今年刚好三十岁的柳大根因亲戚移民，以三千元的月租向亲戚租住了他的公屋。他最近赌马赢了几万元，向老

板请假一星期享受一下。

邻居有一对姓周夫妇时常吵架。周先生是中港货世车司机，好像是他最近给太太的家用越来越少，今天早上他

又听见两人吵架，还传来周太太司马雁的救命声。

大根开门一望，见周先生愤然离去。他返回屋内。约过了十分钟，司马雁拍门，向他借鸡精煮面。大根请她入

内，关上门。周太太脸有泪光，她穿著恤衫和一条窄窄的长裤，他看见她下身的饱胀和坑道，恤衫之内，似乎是真

空的。当她走动时，两个大波跳动著，就像一团火在燃烧。

她的眼神，充满怨恨和复仇的恶意。祗有二十五岁的她，样子真不错。大根马上情不自禁向她举旗致敬，却被

她看见了，要脸红起来。

大根请她坐，她反而有点怕，想要走，但当他问她为何和丈夫吵架时，却触动她的痛处，于是反而坐下来。

原来司马雁怀疑丈夫在内地包二奶，她两眼现出妒火，一瞬间却转化为带有恶意的微笑，看他一眼，用手拨一

下秀发，挺一下胸。

大根坐近她，捉住她的手说∷「你手臂的伤，是他弄成的吗？」

司马雁内心的仇恨更深了，过了一会，她想缩回手，却觉得被牢牢捉住，挣不脱。他的目光落在她胸前两

支丰满的乳房上。她害怕起来，心中剧跳，丰满的乳房也微微抖动。他的眼光像火般燃侥起来，著欲火烧向她高耸

的胸，她的胸像被烧痛了似的，震动如摇篮。

大根燃那种烧似的眼光望向她充满妒火的眼神，两种火结合了，风乘火势，烧遍两人的全身。他说∷「他的二

奶，可能在深圳等他呢！唉！」

周太太一时陷入不知所措境地，神思混乱。当她略为清醒时，发觉已被他抱起，放在床上。她感到後悔，说道

∷「你想做甚么？」

但她的嘴已被他热吻，她饱满的坑道也已被强大的火炮顶住。她的上身被脱光，两支硕大奶子已被爱抚著。

她一阵意乱情迷，失去了反抗力，像被点了穴似的。到她更清醒时，发觉到两人已一丝不挂了。她有些後悔，

开始大叫、反抗和挣扎。但是，他的手摸捏著她的豪乳，奇痒无比。他的口热吻她的朱唇，便她叫不出来。

她极力用手想推开他，但他的阴茎反而冲进她的阴道内，原来，她的淫水已流出来了。她全身震动了一下，像

睡梦中突然被人打了一下一样。她极力地反抗，但越挣扎，他粗大的阴茎就越是深深钻入，触动著她的要害，使她

的呼吸更急促。

当他的口如婴儿般吸吮她的大乳时，她的阴道奇异地收缩著，不自觉地呻吟起来。

并且，她像蛇般摆动身体，两眼流露出吓人的淫光。他紧抱她，全力地抽插，用力捏握她的乳房说∷「周太太，

你这淫妇，我已攻陷你的禁地了！」

她满脸羞愧，闭上眼，不敢看他。但豪乳被捏的痛感，阴道被强奸时磨擦的快感，嘴唇被吻的热感，使她的屁

股大力起伏地迎合著。她的两脚像蛇一般地缠著他的脚。她额上满是汗水。

俩人纠缠了一会儿，大根终于射精了，强大的热流冲入她体内。她闭上眼杀猪般大叫。然後，她的脸上露出满

足的笑容。

但过了一会，司马雁恐惧地起来，她急忙穿回衣服，哭了。她说∷「大根，你是坏人，你害了我！以後我不想

再见你！」

然後，周太太像小偷被警察追赶般，匆忙走了。

第二天早上，柳大根出门，遇见周太太。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她脸红似桃花，又急急地躲入屋内。不过看来

她不但一点恨意也没有，反似潘金莲遇上了西门庆，在春心荡漾一样！

晚上，柳大根睡不著，起来吸姻，他想起以前周太太告诉过他两件事。就是她丈夫每次去深圳，通常要一星期

才会回来。还有一件事，是她怕出门忘记带锁匙，常将另一

条匙放在门外地毡底。

深夜二时，柳大根起来，他走出门外，见四处无人，就在周太太门外地毡底真的找到一条锁匙。

他悄悄开门入内。凭著神台上微弱的光线，他摸入房里，看见她熟睡床上，身上祗有胸困和内裤。他悄悄地脱

光了衣服，蹲下来，轻轻解了红色胸围的扣子，她那巨大肥美的乳房，刹那间像含苞待放的花蕾，一下子盛放成光

彩夺目的鲜花，发出了诱人的肉香，再小心拉下她的内裤，那神秘的洞穴更为吸引，好像是埋藏著一个宝藏，等待

著他去发掘。

大根的两手禁不住轻摸了她的乳房、大腿和阴唇，轻吻著她光滑的脸颊和醉人的小嘴。周太太突然醒来，刚想

大叫，但马上被他以手按口。他压向她。

她本想咬他的手，但当充满恐惧的眼神看清是他时，就不再咬了。而且，她的腿自动张开了，但她却仍然极力

反抗和挣扎。他捉住她两手，反按在她的头两旁。

她没有叫，祗是全力挣扎，饱满结实的豪乳不停弹跳，他俯身吻她的大奶子，她全身骚动挣扎，摇动著屁股。

当她摇动了六、七下时，他便将阴茎插入去，尽根而没。

看她的样子，是充满了犯罪感，但也带有著紧张和惊恐和狂喜，她充满著热烈和不安，以及急不及待的复杂心

情。

她两眼淫光流动，在微弱光线下加倍显得淫荡。她闭上双眼，羞愧的嘴唇抖动著。

当他热吻她的嘴时，她骚动如巨浪打来，接著她反坐在他身上，把阴户拼命向他迎凑，把豪乳向他狂抛，全身

的汗水两点般打在他身上！

「我恨死你！」她大叫，同时也大笑起来。

两条肉虫在床上滚到地上，直到筋疲力尽时，他才在她的肉体里发泄。然後，他急忙穿回衣服，返回自己屋内。

但他临走前周太太又说以後和他一刀两断。一来怕被人知道，二来她毕竟还有丈夫。

柳大根也不想和她纠缠不清，自然答应了。

次日，大根去喝早茶，然後回家等钟点女佣来洗衣烫衣和清洁住所。这女佣每星期来一次，名叫胡月好，不足

三十岁，是一个离了婚的少妇，有一个孩子读幼儿园。她精于家务，人也狻有姿色，身材一流，祗是她衣著普通，

又不加打扮，才没有引人注意。柳大根几次向她示爱，她都拒绝了。

她来了，埋头忙于做家务，柳大根注意到她这次没有戴胸围，在屋里走动时两支大奶抛动如巨浪，像烈火四处

燃烧，点起无数火头。她不时偷看他一眼。但他太疲乏了，竟在床上睡著了。

当他醒来时，却见到胡月好在看他租来的三级带，而且她坐在沙发上，解开了一颗衣钮，伸手在抚摸自己著的

豪乳，她半闭著双眼，张开了口，低叫著。他站在她面前，她还不知道。

于是，大根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胡月好张开眼了，见他全裸站在面前，粗大的阳具离她的小嘴祗有一尺，她

大吃一惊！

她被揭穿了丑事，无地自容，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而他，则迅速冲前，强将阳具塞入她口中，她初时紧闭嘴唇，但接触到他的眼神的时候，则羞愧得无地自容。

「月好，我好喜欢你！你顺一顺我的意思，好吗？」

她的羞耻心稍减，没奈何含著他的光脱脱，她越吸越不能自制。而他的手，也在她两支巨大的球型奶上又摸又

捏。

她忍不住了，推开了他，装作扣回衣钮，他却冲前把她的衣服强行脱光。她转身要逃入房，却被他一把抓住，

命她转过身，两手按著桌子。他迅速把强大的阳具钻入她肛门少许，奋力一顶之下，全根进入她的後门。

她惨惨一声。肛门的肌肉不断收缩，使他更感兴奋，两手自後紧抓她的大肉球摸玩捏弄。好一会，她忍不住了，

争扎逃入房里，仰躺床上，装作在喘息。

当他压向她身上时，她闭上眼不敢动，好像被人捉住痛脚。那是因为刚才她偷看三

级带，她表面一本正经，其实她的淫水已流出洞外了。所以他的阴茎轻易就滑入去。

外面的三级录映带还在播放，呻吟声四起，她脸红如喝醉了般，又饥渴又羞耻。

为了面子她大力净扎，他故意不动，她越挣扎，就越忍不了。终于，一切的羞耻心都失去了，反而大胆地主动

吻他，她的酥胸任他大力摸捏，屁股作圆周式旋转，张牙舞爪似的和他搏斗。

她的高潮来了，全身无力，忍受乳房被力握的痛楚，享受那欲仙欲死的快感来临。

她闭上双眼，紧咬嘴唇。

事後，胡月好休息了一会，就匆匆穿回衣服，走了。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胡月好又来替柳大根做钟点女佣。看见他是，她有点紧张，又惊又喜，却忽然一本正经叫

他暂时离开，免阻碍她做家务。

但是，她今天完全脱胎换骨，不但划了眼眉，涂上口红，身上又洒了名贵香水，她身穿一套碎花低胸连衣裙，

乳沟浮现。尤其当她走动时，两支雪白的大肉球抛来抛去，像一个个火球向他打来！

他不走，祗是怔怔地看著她，使她脸红心跳，她祗好低头装作忙于工作。

柳大根躺在床上吸姻，他知道这女人上次偷看三级带，固然是离婚後的寂寞，其实也是在向他引诱和示爱。今

天她刻意打扮，正是食过番寻味，像上了毒瘾的人又来上电一样。

他起来，见她正站看抹衣柜，他弯低身闪进去，站在她面前，搂住她，用口吸吮她一边的乳房。她挣脱他，走

到另一处抹，大根则走到她身後，用手悄悄拉下她背部的拉链，她左摇右摆地闪避，像蛇一样，但此举却将身上的

连衣裙也摇落到地上。他乘机抱起她的娇躯走入房，月好手脚乱舞乱抓，就像一条大鱼上钓，被甩到陆地上，疯狂

跳跃挣扎一样。看著她的乳波四处翻动、弹跳，便俯身吻她的乳尖。

她大呼喝止，他改吻她的嘴，她闪避一会儿，终被紧紧吻著了，手也垂下来。他把月好抱了入房，横放在床上

上，自己也脱光衣服。

当他抽起她两条白嫩的大腿，压在她身上时，月好迷网地问∷「你真的不嫌弃我有儿子吗？」

「怎会呢？何况你像天仙一样美！」

这时，她正想说条件，已被他「一刀」大力刺入去了。她全身抖动了一下，像垂死的鸡踢了最後一脚，便不动

了。他两手推动两座火山般的肉球，欲火烧得她全身发红，瞳孔放大。他两手改放在她屁股下，全力插了几十下。

在抽插中，她全身似触电般的，又似发冷般颤抖起来，他呼吸急速了，大量汗珠渗出，鼻孔煽动张开，她张开

了口，像饥饿的小鸟，他马上热吻她，她拼命吸吮他流下的汗水、口水、和他的舌。然後她满足地笑了。

在全速抽插中，两支大肉球如足球般结实疯狂作圆周式旋转、跳跃、抛动。

「阿好！我入你了三寸几，还有两寸几！」他上气不接下气对她说道。这淫声增加了她的淫性。她淫笑如女魔，

无法自制道∷「你那肉棍子有五寸几，是吗？快用力插，插死我吧！我顶不住啦！」

他于是更大力抽插，使她大叫大笑，像杀猪般惨叫，她忍不住咬他的肩，而他在射精中大力握捏她那如炮弹般

结实的大奶，便她连声惨叫。

为免被人听见，他马上封住她的口，两支手都握得软了，而她反压在他身上。他的阳具仍末软，仍插在她阴道

内，大根的胸口被她湿热的豪乳压住，使他舒服地入睡了。

但这次之後，她很久也没有来。柳大根从此更不信女人了。

有一晚深夜，柳大根在睡梦中听见微弱的敲门声，他起来开门，一个女人迅速闪身而入，并马上关上门。

她是司马雁周太太。她来势汹汹，像找人晦气般，吓了他一跳！

「周太太，发生甚么事？」

她平静下来，神色变得温和，眼神不断变化，眼眶满是泪水。不，应该说是淫水！

她双目发著淫光，而且带有凶光，像蜘蛛精想吃人似的，急不及待。她的两片湿润的嘴唇，像鸟儿看见一条虫

想飞扑前去啄食一样。她巨大的酥胸，不断起伏著，又似心赃病人，又似快将所气的人用力呼吸。

她祗穿短裤和恤衫，突然，她似乎察觉到自己红杏出墙的样子已外露，便回复刚才怒气冲冲的样子，扔下一张

女郎的照片说道∷「你看，他包的二奶！」

看样子，大根似变成她丈夫的化身！

「你过来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吗？」

周太太自觉失态，她清醒过来，脸红而羞耻，马上想开门而去。他立刻自後拦腰抱住她，她手脚乱舞乱抓，但

情知深夜，她自然不会高叫的。他撕开她的恤衫，扯出她的胸围，两手握住一对羊脂白玉般的大乳房，吻她的颈。

她微微争扎道∷「你还不放手？」

「我的东西又大又长，好过你老公多多声。你老公成日去滚，已经无能了！」

周太太本来左闪右避，闻言突然转过头来，和他热吻。他剥下她的裤子，她也剥下他的裤子，握著他的大炮说

道∷「我恨死你这东西。」

「你不会的，它不是曾经让你欲仙欲死吗？」

她笑了，笑得极淫荡，笑得两支大钟型奶乱摇，大有地动山崩之势。他将她的裸体按下去，将阴茎大力塞入她

口中，转动她的头，她吸吮了一会，早已急不及待，自己入房，仰躺在床如「大」字，半闭著眼，娇声细语说道∷

「快点来入我啦！」

于是他上马，一下就插入她阴道尽头，他全力冲刺，插得她两支奶子弹跳不已。这时，她已有少量快感了。

他笑道∷「你这贱人、淫妇，我的宝贝是不是劲过你老公呢？」

「好劲呀！」她淫笑，却流下了眼泪。那泪水颠然是为丈夫的变心而流，也为她甘作出墙红杏而流！

「喂！我没有强奸你，你自愿的哦！怎么哭了？」

她反客为主，骑在他身上，阴道吞没了他的阴茎，说道∷「是我强奸你才真！」

她笑了，疯狂地上下起伏著，弄致全身大汗，她的汗水和泪水一起滴在他身上。她时而笑，时而哭，哭笑不分。

她支持不住了，伏向他身上。他咬著她的两支大豪乳，出现几个牙齿印，然後他两手握住大奶子笑问∷「你老公见

到牙齿印，你怎解释？」

周太太又哭了，却不是害怕，而是伤心！这使柳大根怕起来，也不忍心，叫她不要勉强，他没有迫她做爱。但

她却又笑了，疯狂坐上坐落，弄到他的阴茎几乎折断了。他兴奋到极点道∷「不要这么大力，我快变太监了！」

周太太也高潮到顶点，大叫∷「我要强奸你！」

大根于是用力捏握她的大奶，留下红红的十个指印。

「我要捏爆你两个气球！」

她尽情享受快感的来临，在高潮过後，在他射精过後，她仍伏在他身上不动。他感到她狂急的心跳，阴道在剧

烈收缩，双乳的热力和弹性臆贴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软小，她阴道内的精液倒流在他身上。

他抱著她叹息道∷「女人真不好惹！」【完】